

第一章 多了個兒子

麗娘作了一個夢，夢裏一片混亂，耳畔彷彿有無數叫喊聲、哭鬧聲、爭吵聲夾雜在一起。

夢裏，婆婆手忙腳亂地指揮著一大家子人收拾箱籠往馬車上裝，裝滿了箱子的馬車裏，她只得了一個角落容身。

接下來是日以繼夜的趕路和顛簸，馬車飛快的飛奔向南，她想要溺尿，卻不敢跟婆婆說，生怕耽誤了一大家子人的行程。

後面馬蹄聲雨點般急促的傳來，彷彿鼓點打在她的心頭，車夫用盡了全力嘶吼著催促馬兒跑得更快，可是一陣亂箭射來，她抱著頭躲在馬車的角落裏，緊緊咬著嘴唇，連哭都不敢出聲……

馬車翻倒了，她跟著箱籠一起滾落到地上，隨著山坡的山勢一路往下滾落。

迷迷濛濛之中，她彷彿感覺到一雙炙熱的手掌握著她的腰肢，那麼強壯、那麼有力……

「啊！」麗娘驀地醒來，迅速坐了起來，她瞪大了雙眼，打量著周遭陌生的環境。四周一片安靜，沒有夢中那般嘈雜和煩擾，刷了泥灰的牆面微微發黃，房間中央一個黑木方桌、兩張條凳，桌上擋著一個青瓷老茶壺。而她，正躺在靠窗的木床上。

外頭太陽正好，院子裏一隻老黃狗懶洋洋的趴著睡覺。

麗娘眨了眨眼睛，莫非之前她真的在作夢？不對，若方才的是夢，現在她又在哪裏？

她揉了揉額角，一陣刺痛襲來，她低頭看自己的手指，隱隱帶著紅色的血漬，她的額頭的確受傷了。

「唔，娘……」

一個灰頭土臉的孩子趴在他的腳邊，坐在小板凳上睡得正香，大約是她的動作驚醒了孩子，他這會兒惺忪的揉著眼睛。

那孩子看她醒了，黑乎乎的小臉滿臉驚喜，叫了一聲，「娘！」

麗娘呆了呆，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她確信，自己沒有生過孩子，甚至連圓房都沒有過，因為她一嫁進門，夫君便因急病去世了，正因為這個原因，婆婆從沒給過她好臉色。

「娘！」孩子拉著她的手，「我是睿兒啊，妳不認得我了？」

麗娘眨巴眨巴眼，望著這個五六歲的孩子，她分明看到他眼底閃過一道狡黠的光芒。

她正想說些什麼，從外頭進來一個婆婆，手裏端著一碗湯藥，看著她溫煦的笑道：

「妳總算醒了，妳都睡了大半天，叫這孩子好生擔心。若是妳這個娘有什麼事，他可不知道該怎麼活呢。」

婆婆穿著褐色的布衣，看起來很是和藹。

麗娘忙問：「婆婆，這是哪裏？是妳救了我嗎？」

杜婆婆搖頭，「不是我，是崔先生從山裏頭把妳背回來的。說起來，妳還要謝謝

他呢。」

麗娘一驚，她定然從驛道上滾下山溝了，「這兒是哪裏啊？」

「我們這兒叫清水鎮，山外頭那邊兵荒馬亂的，咱們這兒還算太平。你來的時候昏迷著，可憐了這孩子，光著腳丫子，一路跟著走，到我這兒來的時候，腳底板都破了。」她憐惜的看著那孩子，道：「你這孩子真是乖巧，若是換做別的孩子，哪裏吃得了這個苦？」

麗娘有口難言，望著睿兒可憐巴巴的大眼睛，她真說不出不認他的話來。

可若是她認了，豈不是以後得多養一個人？她都不曉得能不能養活自己呢。

麗娘歎了一口氣，睿兒緊緊攥著她的袖子，可憐兮兮的央求著她，「娘，你該不會不記得孩兒了吧？」

演，你還演！麗娘有些無語地看著他。

杜婆婆笑道：「你這孩子說什麼傻話，哪有娘不記得自己孩子的？」她將手裏的稀粥遞給麗娘，道：「你們娘倆先喝一口墊墊肚子吧——會我做飯去。」

「這怎麼好意思。」麗娘饑腸轆轤的接過了稀粥，還是客套了一句。

睿兒巴巴地望著她手裏的稀粥，眼底是饑渴的光芒，麗娘見他身板瘦瘦小小，像個小雞仔似的，衣服幾乎成了破布，想必這些時候吃了不少苦頭，這才厚著臉皮認了她這個娘。

算啦！她心道，他要跟就讓他跟著吧，如今婆婆他們也不知道上哪兒去了，若是她一個人，不也是孤苦伶仃的？多個人做伴也好。

「喝吧。」麗娘將稀粥送到睿兒唇畔，睿兒像隻受寵若驚的小貓一般，先是不敢相信的看了她一眼，接著試探的伸手捏著碗的邊緣，見她真不是騙他，終於大著膽子接過碗喝了一口，接著又喝第二口、第三口。

他一下子喝下大半碗，等鬆開碗時，露出慚愧神色，將碗送到了麗娘的跟前，「娘，你喝。」

麗娘笑了笑，無奈又有些心疼，接過碗將剩下的粥喝了。

她從床上站起來，走到外頭的院子，黃狗驚了一下從地上跳起來，滿臉警戒的朝她叫了兩聲。

正是秋高氣爽，外頭藍天白雲、豔陽高照，周遭十分寧靜，同外面兵荒馬亂的那個世界相比，這裏簡直像是世外桃源。

她舒服的伸了一個懶腰，若一直是這樣的太平日子，該有多好啊！

自從皇帝駕崩，天下大亂，戰亂頻發，各路軍閥大戰，民眾流離失所四處逃避戰亂。她一路跟著婆婆一家往南逃，半路卻遇到一波不知道是亂兵還是馬匪，一陣亂箭之中，她隨著馬車跌入了山溝。

她的腦海中突然冒出一個大膽的想法，她是跟著馬車一起從驛道上滾落到山下，婆婆一定以為她死了，他們的目的地是南方的老家，後頭流寇在追，必定不會等她，肯定一路疾馳向南走了。與其繼續在婆家受氣，不如在這裏住下來，等兵亂平息了，再回東城去找自己的家人。

這麼一想，整個心情突然變得輕鬆，她可以帶著那個孩子自己過，多麼自在！對

於自由，她嚮往極了！

她開心的到了門口，左右探看，誰料才探個頭，便見斜對面一座青磚院落的木門被打開，露出一張冷若冰霜的臉來。

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，穿著一件青色長袍，用竹簪束起烏髮，身材筆挺頎長，修長雙眉、俊秀雙眼，眼角一點紅痣，只是他看人時，琉璃般的眼珠淡漠得很，半點溫度都無。

男人轉頭，也看見了她，他微微怔了下，便跟沒看見似的，轉了頭，淡定的鎖了院子門，轉身沿著石板小道踱步離去，只留給她一個背影。

麗娘咬著手指甲，想起杜婆婆說起的崔先生，是不是就是這個人？可若是這個人，他既然救過她，怎麼一副不認識似的樣子？

她正疑惑著，見杜婆婆走過來，「那位崔先生住在哪裏？我少不得要去謝謝他。」

杜婆婆手指往斜對面一指，「哦，他就住那個青磚院子。」

果然是他！麗娘皺了皺眉頭，覺得他這人脾氣有點怪，「他一個人住嗎？」

杜婆婆道：「他原先有個老娘，可是老娘去年去世了，就只剩下他一人了。」

麗娘有些好奇，「他是做什麼的呢？」

杜婆婆笑道：「我不曉得，只知道崔先生學問很好，似乎家裏也不缺錢。說起來他二十有六了，像他這般年紀人家都有幾個娃了。去年他娘在的時候還有人給他提親，可惜都沒成。」

麗娘歪頭看她，「為什麼沒成呢？」

「那誰曉得，崔先生素來不怎麼理人的。」

麗娘心裏疑惑，莫非是個坐吃山空的迂腐書生？可是自己夢中那雙炙熱的手掌，是他的手嗎？那手心的炙熱和手臂的力量，真讓人臉紅心跳呢。

麗娘既然打定主意真的在這兒住下來，就向杜婆婆打聽起來。

杜婆婆家裏還有個半大孫子，總共兩間寢間，她住在這裏不大合適。她出逃時留了個心眼，將家裏給的嫁妝都縫在了夾衣裏，她方才悄悄摸了一下，東西都還在，只要找到了房子，她就能先安頓下來。

杜婆婆為人熱情，笑道：「妳若是不嫌棄，那青磚院子隔壁有個小院子，雖然舊了些，積灰也多了些，但是收拾收拾也能住人。那是我親戚原先留下的，瞧著你們娘倆也不容易，妳若是想住，我算妳便宜。」

麗娘不由得大喜，「多謝婆婆，我今兒就搬過去。」

「娘，我們有新家了！」睿兒過來湊熱鬧。

麗娘摸了摸他的頭，笑道：「是啊，是新家。」

她跟著杜婆婆去看小院子，正好跟隔壁的青磚院子只有一牆之隔，但她這邊卻是黃泥磚的院子。

院子裏頭平平整整、乾乾淨淨的，一間小堂屋，外加一間臥房、一個雜物間，後頭還有一間小廚房外加後院，前後院種著幾棵桑棗樹及一口水井。

地方不大，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，麗娘本就一個人，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加上基本傢俱俱全，她十分滿意。

杜婆婆開的租金很便宜，她從內兜裏摸了一點碎銀子來，便夠三四個月的租金了。杜婆婆幫著她一起打掃，這才離開。

麗娘關上了院子門，望著這麼一座房子，展開雙臂轉了一圈，仰望著頭頂四方的天空，開心的笑了起來。

「這是我的家了！」雖然不大，總歸是屬於她的小天地呀。

想當初在婆家，事事要看婆婆眼色，就連逃難，她也沒資格同婆婆、小姑子坐一輛馬車，而是同箱籠擠在一起。那樣的日子，終於一去不復返了。

睿兒望著她，也懂事的陪著她一起笑。

她轉過臉，看著跟前的小孩，扭著腰，冷了臉，問：「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，你該老實說，你到底是哪兒來的吧？」

「娘……」小傢伙可憐巴巴的扁著嘴，一副要哭出來的樣子。

麗娘歎氣，道：「你也甭給我裝可憐了。我生沒生過，難道自己不知道？你是不是同家人失散了？還是家裏人不在了？你老實跟我說，我不會攆你走的。」

孩子見她這般說，終於垂下了頭，眼淚啪嗒落下來，哽咽道：「我……我走丟了，我爹娘、哥哥都不見了，我餓了三天了，所以才……」

麗娘怔了怔，想這年月逃難的人多了，能逃得過去的也不知道有幾人，他父母兄長或許已經遇難了也未可知。既然相遇，算是緣分，讓他跟著自己彼此也能有個照應。

「幾歲了？」

「五歲。」

「你叫什麼？」

「盧睿。」

倒是個好名字。

「行了，別哭了。」她溫柔的彎下腰，伸手刮了刮他灰灰的鼻子，見他兩顆淚珠子滑落下來，沖刷出兩道小溝，露出白皙的皮膚，「去洗個臉，回頭娘給你買套衣裳。」

睿兒聽見她仍自稱「娘」，不由得驚喜的抬頭望著她，她真肯認他！

麗娘走到井邊對他招招手，「還不過來？」

睿兒終於彎起嘴角，露出兩排雪白的貝齒，發自真心的笑了起來。

麗娘給他洗了臉，才發覺這孩子先前滿臉是灰，實則生得十分白淨，大大的眼睛、紅紅的嘴兒，長得非常可愛。

白得了一個漂亮兒子，說起來，麗娘倒覺得自己賺到了。

家裏頭雖然基本的傢俱都有，但是日常用具、床上枕頭棉被都缺少，杜婆婆告訴她，清水鎮中央有幾家雜貨鋪子，各式東西都有賣，她便鎖了門，帶了睿兒一起去買東西。

鎮上的人都相互熟悉，她這個陌生人彷彿投入湖心的石子，引得人人側目。

「那誰呀？」

「不認得，聽說今早崔先生救回來一個女子，難道是她？」

街邊屋子門口，兩個擇菜的女人議論起來。

「一個女人帶著孩子，難不成是個寡婦？」

「嘖，寡婦呀！瞧她那副妖妖嬈嬈的樣子！」女人酸溜溜的說，「那一扭腰，不知道勾了多少男人的魂！」

這話入了麗娘的耳朵裏，她權當沒聽見，她原先在婆家的時候，不知道聽到妯娌說了多少酸話。她雖然是個寡婦，但又不是那種招蜂引蝶的浪蕩女子，行得正坐得直，還怕人說嗎？

到了雜貨鋪子前，她對掌櫃道：「掌櫃，給我一套鋪蓋、一袋米，外加油鹽醬醋、柴火各來一些。」

掌櫃抬眼，只覺眼前一亮，店前這女子十七八歲年紀，雖然只穿了一件丁香色布裙，沒戴珠翠，僅插了一朵紅絨花，但是那烏黑油亮的髮髻、一張芙蓉般嫵媚俏麗的臉龐，宛若朝霞明豔動人，無須裝飾亦動人，再看那身段，當真是豐胸細腰，柳腰盈盈一握，這樣的女子扭著腰、搖著臀，在路上走一走，怕是個男人都酥了骨頭。

掌櫃立即滿臉堆笑，道：「夫人，妳買這麼些可不好拿，不如妳說妳住哪邊，我叫人幫妳送去。」

麗娘道：「我住東街那座青磚院子隔壁的黃泥院子。」

掌櫃一聽，眼底笑出幾分曖昧，「哟，妳住崔先生隔壁啊？那裏我認得，正好崔先生今日也在這邊買了幾樣東西，待會我一塊讓夥計送過去。」

「謝謝您。」麗娘道了謝，便牽著孩子出來了。

街邊擇菜的兩個女人聽到了掌櫃的話，互相遞了一個眼色。

「不簡單。」

「該不會有什麼事吧？這才來，怎的就敗壞了咱們清水鎮的風氣了？」

「哼，妳放心，崔先生不是那種人，他才瞧不上這種小寡婦呢！」

麗娘聽進耳朵裏，惱火的看過去，那兩個女人瞧見她的眼神，立即低了頭，彷彿什麼都沒說過。

她心裏腹誹，一口一個小寡婦，小寡婦吃你家大米了嗎？哼！她又忍不住好奇，這位崔先生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？

隨後她又帶著睿兒去了一趟棉布店，買了一匹灰藍色的棉布，又在路上添購了幾樣東西，抱著回家。

回到家裏，她簡單的煮了青菜粥，孩子許是餓怕了，一口氣將粥吃得見底，還望著鍋裏。

麗娘笑著給他添粥，道：「你放心，餓不著的，吃粥的錢我還是有的。」

她手裏的嫁妝雖然不多，但若是吃用省著點也能維持一年多，她家原先是做小買賣的，家裏還要顧著弟弟，因此給她的嫁妝不多。到了婆家，婆婆見她嫁妝少，本就瞧不上，後來夫君一命嗚呼，更是看她不順眼。

想起過去，麗娘有些感慨，她在婆家不受待見，娘家也不管，嫁出去的女兒就是潑出去的水，到底還是靠自己自在些。

她一邊想著，一邊攤開了布料來，這棉麻的布料樣式樸實，但是貴在結實，做成秋衣穿正好。

睿兒無事，在一旁看著她裁布料，瞪圓了兩顆黑葡萄似的大眼睛，好奇的望著，「娘，妳在做什麼？」

麗娘笑道：「做衣裳啊。」說罷，熟練的用剪刀裁開布料。

睿兒眼裏瞧著有幾分羨慕，「做衣裳啊，真好。」

麗娘瞧他怯怯的樣子，不由得道：「傻孩子，這是給你做衣裳的，瞧你身上的衣裳像個什麼樣子。」

睿兒一驚，抬眼望她，滿眼的不敢相信，「真……真的？」

麗娘點頭，「你既然叫我一聲娘，吃穿還能少了你的？」

睿兒呆了呆，眼圈登時紅了，眼眶濕漉漉的。

麗娘不知道他流浪了多久，但瞧他的樣子一定是吃足了苦頭，所以儘管年紀小，卻是個懂事的。

她將布料裁成幾片，在孩子身上比了比，覺得差不多了，便將布料折疊起來，打算明日再縫。做女紅對於她來說容易極了，原先在家的時候，她的女紅和廚藝都是不錯的。

隱約聽到隔壁「哐啷」一聲，是木門關上的聲音，麗娘探個頭出來，豎起耳朵，似乎隱約聽到隔壁那人回來了。

那個書生救了她，於情於理她都得去道謝的，不管他是不是古怪的性子。

麗娘想了想，進了廚房，半個時辰之後，她拿出一盒子芝麻雪花糕，她給睿兒留了一塊，將剩下的糕點擱在籃子裏，拎著往隔壁去了。

她沒有多的銀子感謝人家，才決定做點糕點表一表心意。

「你在家乖乖待著，我去隔壁一會就回來。」她叮囑道。

睿兒見有糕點吃，高興極了，連連點頭。

此時天色將暮，天邊隱約一點粉紅晚霞，路邊的野菊花散發出淡淡香氣，她拎著食籃在站在黑色木門前，心裏有些忐忑，抿了抿唇，小心翼翼的敲了敲門，「崔先生在嗎？」

裏頭並沒有回音。

她心中猶疑，正想再敲門試試，沒想到手往前輕輕一推，那門就開了一條縫隙，竟是沒有門上。

她好奇的看了一眼，只見裏頭方方正正的院子，東邊一口水井，井邊半蹲著一個人，似乎在那裏洗臉，看那背影，麗娘就知道是他。

「崔先生？」她細細喊了一聲。

那人彷彿吃了一驚，驀地轉頭看她，手裏的瓢「咚」的一下落在了水桶裏。

只見他穿著一襲輕薄的白色單衣，籠罩在淡粉的暮色下，一張白玉似的臉龐映麗而動人，烏眉微微蹙起，濕潤的黑髮有幾絲沾在頰畔，斜眼睨她的時候帶著一股不羈和魅惑。

當她的目光往下時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氣。大約是熱了，他領口敞開，露出了白

暫的胸膛和精緻的鎖骨，因為衣衫打濕，胸前白色的薄衣幾乎變得半透明，隱約看到裏面的肌膚，她臉頰頓時燒了起來。

「對、對不起……」麗娘羞愧難當的垂下頭，她哪裏想到自己會撞見這般光景。

「出去！」眸子彷彿染上冰霜，冰冷冷的吐出了兩個字。

麗娘一愣，心裏委屈，她又不是真要打擾他，只是來送禮的，這人怎的這般不留情面？

「崔先生，」她又羞又惱，一張俏麗漲得通紅，「我是來謝你救了我，這是我做的點心，我不是存心打攬你的。」

瞧著他這態度，這會兒她在他心裏八成成了毫無廉恥上門騷擾他的小寡婦了。

「不必！」又是沒有人情味的兩個字。

男人面無表情的拿起井欄邊的布巾搭在肩頭，頭也不回的進了屋。

麗娘氣惱地磨牙，轉身到了院子門外，她從沒見過這般不講人情的，本以為大家是鄰居好來好往，他救了她，她好歹報答一下。

現在倒好，他只差將她用掃把趕出來，她麗娘做人向來講禮隨和，除了婆婆，從來沒有人這樣對待過她。

她心裏嘔得慌，本想將籃子裏的糕點拿走，但是既然做了，沒有拿回去的道理。她想了想，還是將籃子裏的糕點拿了出來，擋在他家院子門口的石墩上，這才嘟著嘴生氣的回家了。

沒過多久，一人過來關院子門，瞥見石墩上的東西，他伸手打開盒子一看，只見裏頭透出一股甜香，他垂眸凝思了片刻，將盒子收了進去。

哼，她是小寡婦沒錯，可她麗娘絕對不是那種恬不知恥，耐不住寂寞的小寡婦！

想著，麗娘將木槌使勁的捶打著衣裳。

睿兒蹲在她身旁，好奇的望著她：「娘，妳生氣了？剛才那個叔叔惹妳生氣了嗎？」麗娘搖了搖頭，「沒有，小孩子家別瞎想。」她心裏自然是氣的，可是又能怎樣，人家對小寡婦有偏見，腦子長在他身上，他怎麼想怎麼看她管得了嗎？

睿兒義憤填膺地道：「娘，誰欺負妳，我就幫妳打他。」

麗娘不由得笑了，拍了拍他的小腦袋，「你呀，安心待在家裏玩耍就好，等你大點了，我再想法子讓你上個私塾。」

睿兒聽到她說私塾，不由得愣住了，「娘，可是……妳有錢嗎？」

這話將麗娘問住了，她有錢嗎？錢的確是有點，但是得保障生活，多餘的可是沒有，但總不能靠著那點錢坐吃山空，她一定會想法子掙到錢的。

「不擔心，娘一定會供得起你的。」

睿兒有些感動，「娘真好。」

麗娘笑了笑，說了一聲「傻孩子」，便將盆裏的衣服清洗乾淨晾了起來。

她洗完了衣服，便進屋去鋪床鋪，等做完了事，回院子裏找人，卻發現睿兒不見了。

麗娘心中一緊，孩子分明方才在院子裏，怎麼轉眼就不見人影了？

「睿兒！」麗娘焦急地起來，院子門關著，睿兒個子都沒院子門高，不可能開門出去，他一定還在家裏某個地方。

「呀！」隱約有一個聲音從隔壁院子傳來，正是睿兒的聲音。

麗娘急得不得了，赫然發現牆邊有一個狗洞，正好能讓一個孩子鑽過，睿兒怕是頑皮鑽到隔壁院子去了。

隔壁那位脾氣不好，還不知道會怎麼對付他呢，他一個孩子，怕是要挨打了。不知道隔壁發生了什麼，麗娘心急如焚，此時她若過去敲門，大約是進不去的，可是叫她鑽狗洞，她也做不出來。

她看到院牆邊一棵桑棗樹，樹幹粗壯，沿著牆壁而長，彷彿階梯一般，頓時靈機一動。

她尋了一個風燈掛在樹枝上，便掖起裙子沿著樹幹爬上去，等到她騎到樹幹上，看清楚隔壁院子中的情景時，頓時驚呆了。

原來，崔家後院裏設了一個洗澡棚，用四面木板隔出來，棚子外間的木竿上是用來搭衣服的。

此刻，崔嘉光著身子站在洗澡棚裏，露出半邊光潔白皙的身體，白皙俊俏的臉上漲得通紅，怒氣衝衝的望著抱著他衣裳哈哈大笑的孩子。

「小崽子，把衣服還給我！」

「不還不還就不還！」

水滴從他的頭髮一滴滴沿著光滑白皙的脖頸、胸膛向下滑落，寬肩窄腰，身材修長，又無一絲贅肉，他渾身沒有一絲衣料，氣衝衝的瞪著那個壞小孩，卻無可奈何。

從麗娘的方向，只看到他腰部以上的身體，下面的都被木板擋住了，可饒是這樣，她都覺得再也沒臉見這個人了。她生平第一次看了一個男人的身子，怎麼都沒想到竟然會是他。

她騎在牆頭，上下為難，沒好意思過去，可是睿兒那小崽子還在那裏搗亂呢。

「誰讓你欺負我娘，欺負我娘的人，我就要欺負回去！」睿兒抱著他的衣裳上竄下跳，簡直像個小惡魔。

崔嘉在澡房裏恨恨磨牙，忽聽到「咯吱」一聲，猛然抬頭，驚見那牆頭之上騎著一個女子，掖著石榴紅的裙子，露出裏面粉紫色的褲子，一雙小鹿似的大眼睛驚慌失措的望著他。

這一刻，崔嘉覺得所有血氣都湧上了頭，她居高臨下，從那角度怕是將他全都看光了！他生平第一次遇到這種恬不知恥的女人，生平第一次受到如此奇恥大辱！他默默的閉了閉眼，抬起雙手護住胸口，深深的吸氣，終於毫無風度的怒喝，「管管妳家小崽子！」

麗娘嚇得一哆嗦，一下子從牆壁上滑落下來，飛快的跑到澡房跟前，從睿兒手裏拿過了衣裳。「崔先生，對不住，真的對不住……」她心裏真是有一萬分的歉意，他救了她，可是她家兒子竟然這麼報答他。

第二章 上山遇色狼

待拿過睿兒手中的衣裳，麗娘抱著衣裳到了澡房跟前，忙不迭說：「這孩子自己跑到這兒來了，我真的不知道，這衣服給你。」

崔嘉怒極仰頭，什麼叫給他？本來就是他的衣裳好嗎？這個小土匪搶走了他的衣裳，她還偷看他洗澡，成何體統！

麗娘又慌張又急切，不想澡房門口地面十分濕滑，她正要遞衣裳，腳底一滑，整個人向前撲過去，恰好那澡房的木門是向裏開的，也沒鎖，她向前倒去，撞開了兩扇小門，撲通一聲，將男人緊緊的壓在身下。

這下，麗娘呆住了，崔嘉也呆住了。

麗娘雙手撐在他光滑的胸口，呆呆望著他，四目相對，詭異的安靜。

直到響亮的孩童笑聲響起，麗娘恍然回過神來，她、她趴在一个沒穿衣裳的男人身上！

她慌張的爬起來，卻聽到男人含怒的低吼，「妳撐哪？」

麗娘好不容易手忙腳亂的爬起來，一邊說著「對不起」，一邊拉著睿兒往外走，糊里糊塗的離開他家，可到了自家門前才發現院子門是反鎖的，她不敢再去崔家，乾脆翻了院子將門打開，讓睿兒進來。

她躲進了屋裏，也沒有斥責教訓睿兒，一個人在角落裏按著心口，一顆心撲通撲通的亂跳，方才太過慌亂，這會兒回過神來，她腦海中不由得映出了他白皙如玉的身軀。

「咳咳……」不能再想了，她使勁的搖了搖頭，腦子裏又蹦出一個念頭，那人脫了衣服，身材倒是不錯……

天啦，她在想什麼？

她使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腦袋，牠怎麼可以這樣不純潔？雖然她是個小寡婦，可事實上她跟未出閣的姑娘一樣，怎麼可以想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？

何況，崔先生現在一定恨透了她，若是她是男的，他是女的，這會兒她可必須要娶他對他負責的。臉上依舊燒得發燙，她用力的搗了搗自己的臉龐，努力使溫度降下來。

一隻小手輕輕扯著她的衣裳，小心翼翼的問：「娘，我是不是做錯了？」

麗娘低頭看著小傢伙，想起方才他小惡魔一般的樣子，跟現在一如乖巧小綿羊的可愛模樣，彷彿不是一個人。

她很是無奈，蹲下身摸著他的頭頂說：「睿兒，你的確做錯了，你怎麼可以做這樣的事情？崔先生肯定很生氣，以後都不會再理會我們了。」

睿兒疑惑的看她，「他不是本來就不理我們嗎？他就是一個壞叔叔。」

麗娘失笑，是啊，他本來就不理人的。「罷了，以後不許搗亂，也不要再做這樣損人不利己的事情，再有下次，娘就打你屁股了。」

她是個和氣性子，便是生氣也不大會教訓人，見睿兒乖巧的低頭認錯，也就不再責怪他。

她也不知道以她這樣和軟的性子，以後會不會教出一個小霸王來。

一整天的雞飛狗跳，終於在崔先生的憤怒中結束。

麗娘給睿兒脫了衣裳睡覺，她躺在他的身側卻睡不著，腦海中浮現出崔先生白皙帶著潮紅的怒顏，心道，這回不必再去賠禮道歉了，崔先生怕是這輩子都不想再看到她了吧。

只是麗娘沒想到，她今晚慌張地從崔家出來的事情竟然被人看到，第二天一早就傳遍了整個清水鎮。

隔天起床，麗娘收拾廚房，發覺昨日雜貨鋪掌櫃送來的貨物裏缺了鹽，若是沒了鹽，待會她沒法做飯，因為趕著做飯，她這次出去不打算帶上睿兒，便叫他在杜婆婆的院子裏玩耍，自個兒拎著籃子去鎮上，一來買點菜，二來買點鹽。

一路上，眾人看她的眼光有些不同，買菜的婦人們竊竊私語。

「真的是寡婦啊？」

「帶著個孩子，也沒見著男人，可不是寡婦又是什麼？」

「聽說昨晚……」女人們的眼神詭異而曖昧。

「昨晚有人看到她從崔家出來呢，大晚上的……嘖嘖……」

「不會吧，這不是才剛來嗎？再說，崔先生也不是那種人啊，素來最正派不過。」

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誰禁得起這樣誘惑……」

麗娘隱隱聽在耳朵裏，心裏氣憤，這些人，明明沒什麼，到了她們嘴裏彷彿親眼看見一般，繼續這樣傳下去，怕是很快兩人連娃都生出來了！

她鬱悶的到了雜貨鋪門口，今兒雜貨鋪子的生意好，門口很多人排隊買東西。

她一邊想著那些婦人的議論，一邊排在了隊伍的後頭。

這會兒，後頭又過來一個大嫂，動作粗魯的推了她一把，害得她差點踩到前頭人的腳，引得那人蹙著眉回頭看她。

不看則已，這一看，嚇了麗娘一跳，看到那張白皙的俊臉，小心臟都快跳出來了。

「對、對不起……」她用手擋住眼低著頭道歉，心裏叫苦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，怎麼到哪兒都能碰上。

崔嘉看她一眼，磨了磨牙，並沒有說什麼，轉頭看向前面。

後面的隊伍多了幾個女人，看到他們一前一後的排隊買東西，彷彿看大戲一般。

「哟，那不是崔先生嗎？」

「後頭是小寡婦？」

「哎哟哟，站得好緊密啊……」

「嘖嘖嘖，果然是……」

話沒有挑明，可是這一聲聲「嘖嘖嘖」、「哎哟哟」裏頭，麗娘和崔嘉的臉都漲紅了。

麗娘的臉皮薄，再也站不住了，拎著籃子轉身就往外走。

掌櫃這時發現了她，連忙遞過來她要的鹽，道歉道：「昨兒落下的鹽包，對不住啊！」

麗娘接了鹽包塞進籃子，也不敢多看崔嘉一眼，便掉頭往家裏走去。

她前腳走著，卻聽到一人不疾不徐的跟在她的後頭。

她有些奇怪，轉頭一看，登時一呆，「你……」

崔嘉就在她身後不遠處望著她，蹙眉道：「妳到這邊來，我同妳有話說。」旁邊有條樹木掩映的小道，小道無人，崔嘉先一步走到小道上，麗娘抿了抿唇，躊躇片刻，也跟了上去。

男人身著青衣，背身負手，挺拔的站在草叢中，看起來威嚴不可侵犯。麗娘心裏忐忑，怯生生道：「先生找我有什麼話要說？這裏到底偏僻，若是又被人看到……」

崔嘉驀地轉身，臉色冰冷冷的，橫眉冷眼的望著她，道：「從今日開始，妳不許出現在我十步之內，我不想再有什麼流言蜚語！還請妳自重！」

麗娘怔怔望著他，一雙美目因為氣憤、委屈而漸漸浮起了霧氣，一雙漂亮的柳葉眉糾結在一起，她緊緊攥著雙手，飽滿的胸口不住的起伏著。

「你、你這個人，難道你以為是我要跟著你的嗎？今兒我去買鹽，怎麼知道你會在那裏？我……我哪裏不自重了？」

崔嘉挑眉，眼底滿是戲謔，「妳哪裏自重了？妳若是自重，昨兒趴在我身上的是誰？」

麗娘氣得潔白的貝齒緊緊咬在一起，是，昨晚的事情她無話可說，可他也不能這樣就說她不自重呀。她氣得眼眶紅紅，「我也想見了你就躲著走啊，可是你這麼瞧不起人，我偏偏就不想聽你的話，怎麼了？」她心裏也堵著一口氣，憑什麼她必須聽他的話？

「妳……」崔嘉想不到這小寡婦瞧著柔弱可欺的樣子，竟有幾分氣性。他逼近一步，暗沉的雙眸波濤湧動。

麗娘見他向前，忍不住膽怯的後退一步，背正好靠在一棵大樹幹上。

「怕了？」他見她這樣，戲謔的又向前一步，一手撐著她身後的樹幹上，將她籠罩在自己的陰影之下。

她驚慌的睜著明媚的大眼睛望著他，兩隻手緊緊攥著石榴色衣襯，緊張的說：

「你、你想幹什麼？」

四周靜悄悄的，除了蟲兒鳴叫，沒有一點人聲。

她粉嫩的小臉俏麗得如同六月的芙蓉，飽滿的酥胸彷彿不住起伏的山巒，如此近距離的看，他發現這個女人的確秀色動人。他的唇角冷冷揚起，嘲諷道：「妳不想同我保持距離，難道說，妳真的想勾搭我？」

麗娘立即否認，「沒有的事兒！」

「既然沒有的事兒，我勸妳以後少生是非，謹守本分吧！」他冰冷的放開手臂，冷酷的睨了她一眼，「像妳這樣的女人，還入不了我的眼！」說罷，他轉身踩過一叢草，打算離去。

麗娘被氣笑了，哼道：「你了不起！我還瞧不上你呢，可笑！活該你娶不著媳婦！」崔嘉的腳步頓了頓，眉頭皺了皺，緩緩轉頭，危險的瞇眼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麗娘慌張的捂住自己的嘴，「我、我沒說什麼呀……」

「妳方才明明說——」

麗娘見他要過來，慌張轉了道，從另外一條小道迅速地鑽到了大路上，見他沒有

過來，長長的吐了一口氣。

麗娘想到他那陰沉沉的臉，心裏爽快極了，她就知道他也有軟肋。可惡的男人，整天氣死人不償命，現在她也氣氣他才公道！

崔嘉在原地恨恨地磨牙，倒是第一次見她逃得比兔子還快，一個小寡婦居然敢嘲笑他娶不著媳婦？他是娶不著嗎？不想娶罷了！

回到家中，推開黑色木門，崔嘉在井邊打水洗了臉，想起昨晚那女人拎著籃子說要謝他，他想起那份芝麻雪花糕，昨兒還沒吃完。

他洗了臉進屋，從櫃子裏拿出那盒雪花糕，倒了一杯茶，坐在桌邊安靜的吃了起來。

糕點軟糯，內餡香甜可口，帶著芝麻香，他是喜歡吃軟糕的，從前娘在的時候也會做軟糕給他吃，後來娘去世了，他在集市上買過，卻沒有娘做的好吃，也沒有這小寡婦做的好吃。

吃下最後一塊，只吃了個半飽，他素來廚藝不佳，飯菜不過水煮鹽燜，熟了就罷。晚餐的時間又到了，也到了每日他最嫌棄的時光，得做飯。

隔壁的炊煙裊裊升起，隔著院牆，菜香傳了過來，他隱隱聞到了肉味。

他聞出來隔壁做的是竹筍燒肉，沒想到這小寡婦有錢買肉。

聞著肉香，他下意識熟練地做自己的飯，不過是一碗煮麵條，加幾片青菜、一顆雞蛋，外加幾滴香油。

他嘗了嘗味道，皺了眉頭，又加了一點鹽，盛在碗裏，起鍋。

他吃著白麵條，隔壁的菜香更加誘人，又吃了幾口麵條，他終於有些惱火的擱下了筷子，這分明是不讓人吃晚飯了！

這時，一隻青色羽翅的鴿子飛進了他的院子，他瞥見，立即起身彎腰抓起了鴿子，從鴿子腳上的銅環上取下一個紙卷，他展開紙卷看了一回，微微沉吟，回屋寫了一封回信，重新塞進鴿子的銅環中，放飛了鴿子。

錢昊要取江州，現在不是時機，他回此信，便是讓他按兵不動，唯有耐心等待時機，才能一舉制勝。

他回到書房之中，從書架上取出一張地圖緩緩展開，蹙眉看著地圖上的各州各省。他的手指在地圖上緩緩滑動，滑到一處便停下來沉吟良久，不一會兒，又滑到別處，看了良久，他終於合上地圖。

他想起什麼，走到後院，尋了一塊木板想將同隔壁相連的那個狗洞堵起來，沒想到當他蹲在狗洞前，發現對面也蹲著一個人。

那個人彷彿看到他的衣角，道：「不必先生麻煩了，我現在自己封起來。」脆生生、嬌嫩嫩的話語，帶著幾分賭氣。

語落，就聽到隔壁叮叮噹噹的響起來，不一會兒那狗洞就被堵得結結實實。

「先生再也不必擔心有人偷看你洗澡了！」那女人道。

崔嘉磨牙，冷聲道：「狗洞自然是不必擔心，卻還要擔心有人爬牆！」

一牆之隔，麗娘紅了臉，哼了一聲，「先生金尊貴體，怕不是看了就能成仙？」

「妳……」崔嘉氣得倒吸氣，「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！」

麗娘瞧著蹲在她旁邊的小人兒，嘟起嘴，這讀書人嘴巴真是利索，這一下子可不是將她跟睿兒都給罵上了？跟他做鄰居，真是折壽啊！

麗娘和崔書生的緋聞傳了幾天，清水鎮鎮民既不見人出來澄清，也不見事情有任何進展，這事情就漸漸的平息了。

麗娘給睿兒縫了一件灰藍色的布衣，他穿在身上正好，白白圓圓的小臉看起來很是精神。她開心的拍了拍他身上的衣裳，露出開心的笑容，「咱們睿兒穿上新衣真可愛，以後長大了可以娶個漂亮媳婦。」

睿兒一嘟嘴，「我才不要娶媳婦！」

麗娘疑惑，「為什麼呀？」

睿兒理直氣壯的回道：「人家說了，有了媳婦沒了娘，我要一直陪著娘，不要那個臭媳婦！」

麗娘被他逗得笑了起來。

這兒的生活挺平靜的，除了偶爾一點流言蜚語，外加隔壁書生的冷言冷語，倒也過得去。只是她的錢包一日薄過一日，她總得想法子生錢，不然以後可有苦頭吃了。

為了這件事，她琢磨了好幾天，想著自己會做糕點，不如做些糕點拿到街道上去賣。

但是賣什麼糕呢？她想著現在九月山裏應當有些栗子或者野果子，若是能做個百果糕必定不錯。

清水鎮後頭不過一兩里路便有一座小山，聽杜婆婆說，那小山裏有些栗子樹，她打算去碰碰運氣，這麼想清楚了，她讓睿兒去杜婆婆家的院子玩耍，杜婆婆平日裏幫忙人家看孩子賺點生活費，因此她那兒時常有三五個小孩子，睿兒在那兒正好有玩伴。

因她是鄰居，睿兒又是小孩子了，因此杜婆婆沒要她的錢，見她背著背簍說要去山裏摘果子，有些擔心，「你一個人呀？若是走得遠了，山裏頭可是有野獸的。」

麗娘笑道：「沒事，我不走遠，我去那山頭轉頭就看得到的，您瞧，就那邊那個小山包，我膽兒小，也不敢進深山。」

杜婆婆聽她這麼說就放了心，笑道：「行，睿兒就在這兒，他乖得很，你快去快回。」

「好！」麗娘轉頭就往小山出發了。

今天日頭有點毒辣，她不過走了一程，汗水就打濕了衣衫。

她加快腳步又走了半個時辰，終於到了小山底下，抬頭看去只見山上各色樹木不少，樹林之間野花綻放，倒是一番好景色，上了山就陰涼很多，她走在小道上，一路走一路尋找果子樹。

到了半山腰，果真叫她發現了一棵栗子樹，上頭有許多碩大的栗子果實，她高興極了，撿了根長木棍，抬手打了幾個果包下來，砸開果包，裏頭露出一顆顆褐黃

色的栗子，她撿了一顆咬了一口，鮮甜好吃。

她開心的將栗子一顆顆撿至背筐裏，因為太專注，沒有注意山路間響起嘎吱一聲。撿了半簍子栗子，她牢牢记住這棵栗子樹的位置，改日好再來打栗子，接著她又在附近發現了幾株白果樹，白果做糕點也是很美味的。

她興奮的搖著白果樹，一搖晃，果子就嘩啦啦落下來，那聲音別提多美妙。

半簍栗子上頭又增加了厚厚一層白果，麗娘覺得今兒真是沒白來，收穫好極了。她收拾好東西，擦了一把汗，又摘了顆野果子解渴，正打算下山，就發現下山的小道上有一個人，看模樣像個樵夫，腰間插著一把鐮刀。

那人臉色微黑，高高大大的，她並不認識，可是那人看她的眼神卻讓她毛骨悚然。這種眼神她曾經在一些男人眼裏見過，彷彿一頭看到鮮肉的狼，貪婪得幾乎要滴下口水。

麗娘有些害怕，不敢往那邊走，轉頭想沿著野路下山，不想那人嘴角露出一絲狡黠的笑容，幾步跟上了她。

麗娘一路往下走，回頭卻見那人一路跟過來，她嚇得臉色發白，加快了腳步，不想那人也跟著加快了速度。

麗娘心急如焚，怎麼也沒想到在山裏頭會遇到這種事情，這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若是這個人想做什麼，她可完全沒法子應付。

她慌不擇路，飛快的往山下逃，那人一直緊追不捨。

「喂，妳別走！等等妳相公啊！」

這話一出，嚇得麗娘魂不守舍，她走得極快，驀地腳下一滑，整個人翻倒在一一道土溝裏，簍子裏的栗子、白果灑滿了溝底。

那人大笑，往她身上撲過來，麗娘嚇得尖叫起來，兩隻手掙扎著亂打。

「你滾開、你滾開！」

那人卻捉住她的手，邪笑著：「哪裏來的漂亮小娘子，我還以為是天上掉下來的仙女呢！給老子先親一個再說！」說著，一張大嘴就要親下來。

「救命——救命——」她放聲叫起來，明知道在這樣的山野地方是沒什麼人的，但是她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的清白就這麼沒了。

那人壓過來，麗娘閉著眼睛胡亂又抓又打，她已經驚慌得什麼都不知道了，只知道胡抓，直到一個聲音喝道——

「別打了！是我！」

麗娘聽到熟悉的聲音，這才睜開了眼睛，只見跟前站著的不是別人，正是隔壁那個毒舌的崔先生。

他一臉冷肅的望著她，手裏還拎著那個淫賊的領子，那人想掙扎卻掙不開。

麗娘想不到他一個書生力氣居然這麼大，呆呆地望著他，張了張嘴，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崔嘉沒想到居然會在山上碰到她，他雖然嫌棄她麻煩，但是遇到這種事他又不能不管。

「放開老子！臭書生，你走你的路，多管什麼閒事！」

男人的話音還沒落，肚子上就被打了兩拳，他完全沒料到，這個看起來瘦瘦的書生打起人來居然這麼狠。

崔嘉幾拳頭將男人揍得倒地爬不起來，男人吃痛的捂著肚子，指著他，「你這人別這麼霸道，放著這麼個花朵似的小娘子，咱們可以分享，你厲害，我可以讓你先……」

崔嘉一聽這話，不由得氣得臉色發青，彎腰撿起地上的鐮刀對他揮過來，那人一看，嚇得連滾帶爬的跑了。

見那人跑遠，崔嘉恨恨地磨牙，「便宜了這廝！」倘若不是那女人還在這裏，他必定抓這人去見官。他撣了撣白色袍子上的灰塵，居高臨下地蹙眉望著她，「真是麻煩，這樣的地方，豈是妳一個單身女子能來的？」

他看著她那張花朵似的嬌媚臉龐、飽滿妖嬈的身段，心裏腹誹，尤其是像她這種女人，更不該獨自來。

女人真是麻煩！他甩甩袖子，撿起地上的一個竹籃子，轉身要離開，才抬腿卻聽到後面一聲細細的聲音——

「崔先生……」

「又做什麼？」他不耐煩的回頭看她，見她依舊坐在土溝裏，不由得蹙眉，「還不走？等著那人回來嗎？」

麗娘被他這話嘲諷得滿臉通紅，有些氣，又有些無奈道：「不是，只是……我的腳……不能動了……」她睜著一雙似水明眸，可憐巴巴的望著他，扁著嘴彷彿就要哭出來。

「妳……」崔嘉磨牙，腦袋裏浮現出一萬個「麻煩」，但還是轉身到了她跟前蹲下，不耐煩的問：「傷哪裏了？」

「腳踝。」麗娘怯生生的抬頭看他一眼，弱弱的說。

崔嘉無奈，只好道：「我看看……」

麗娘臉上的紅色更深，女子的腳是不能隨便叫男人看的，但今兒情況特殊，他要看，她總不能說不給他看。

麗娘掀開了裙子，露出了裏面的藍色薄褲，掀開褲腿，褪下白襪，露出了腫得紅紅的腳踝。

崔嘉其實心裏沒有多想，單純想看看她的傷勢如何，可是瞧著她的動作，他的臉熱了起來，臉色有幾分不自在，「可能是脫臼了，能走嗎？」

麗娘搖頭，蹙著眉尖，幽幽道：「起不來。」

她起不來，自然不能下山，下山的道路崎嶇，她怎麼都不可能憑藉自己的力量下去的。

「麻煩！」崔嘉不由自主吐出兩個字。

麗娘委屈的扁了嘴巴，帶著哭腔道：「崔先生若是不想管我就不管好了，麻煩回去跟杜婆婆說，請她過來幫忙。」

崔嘉無語，杜婆婆到時候還不是會找他幫忙？這話說了等於沒說，且若是讓她繼續留在這兒，待會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。

他沒有說話，背著身子半蹲在她的跟前，「抱住我。」

「啊？」麗娘一愣。

「雙手抱住我的脖子，我背妳下山。」

麗娘心口一跳，咬了下嘴唇，忍不住惋惜的瞥著溝底散落的栗子和白果，「唉，可惜了這些果子呢，我來的時候摘得好辛苦……」

崔嘉一陣頭疼，麻煩的女人！他轉身替她將栗子和白果都撿回簍子，再來背她。麗娘見他方才下山還拎著一個籃子，忙道：「將籃子也給我吧。」

崔嘉將籃子遞給她，見籃子底下沾著一片白色的紙錢，麗娘好奇地問：「你方才去上墳了？」

崔嘉瞥了她一眼，道：「我娘的墳在這山上。」

麗娘哦了一聲，心道，他倒是個孝子。

他半蹲在她跟前，有些不耐煩，「還上不上來？」

見他不耐煩，麗娘忙道：「上、上的。」

只見一股奇異的馨香撲鼻而來，一雙軟軟的手臂環住了他的脖子，香香的身體緊緊貼在了他的背上，這種陌生又奇怪的感覺讓他心口微微顫了顫。

他怔了片刻，感覺到背上的沉重，女人不算重，但若是加上她背上的那簍子果子，可不算輕。

「我很重吧？」女人在他身後怯生生的問。

他淡淡地吐出兩個字，「還好。」

麗娘本擔心他背不動，沒想到他穩穩的站了起來，一雙強有力的手臂摟著她的雙腿，腳步穩健的往山下去。

她情不自禁的想起，之前半夢半醒之間，握著她腰肢的那雙灼熱大手，應該也是他。

她從前同男人沒有什麼接觸，剛嫁人進門時，她那夫君已經躺在床上，沒幾日就不行了，也來不及碰她。

第一次出事，加上這次，兩次救了她的人，都是這個姓崔的書生。

麗娘驚地想起她都不知道他的全名呢，她知道他心地雖好，脾氣卻是極冷，不無忐忑地問了一句，「先生全名是……」怕他不理她，到底有些擔心。

沒想到他居然回答了，「崔嘉，表字永言。」

麗娘聽了心裏有幾分高興，他還是肯理她的嘛。她很羨慕這些讀書人不但名字好聽，還有表字，哪像她，只有一個名字，麗娘、麗娘，真是個極簡單的名字。

崔嘉的腳步快，沒多久就背著她到了山下，午後太陽正大，汗水打濕了他的頭髮，一滴滴落下來。

麗娘抱著他的脖子，低頭看汗水沿著他的脖頸一直滑進領子裏，因為挨著他，她能感覺到他身上的濕潤汗意。看著這情景，她不由自主想起那日他站在洗澡棚中，水珠也是這樣沿著他的頭髮滑落、滑下脖子、胸膛一路往下……

她臉上通紅，驚覺自己怎麼能想這種畫面？太恬不知恥了吧？

她晃了晃腦袋，努力保持冷靜，人家崔先生這麼正直的人，要是知道她腦袋裏在

想什麼，肯定立馬將她扔在半路上，看都不會多看一眼。她絕對不能成了傳言中的風流小寡婦。再說，她並不風流啊，除了崔先生，她又沒有臆想過別的男人。眼看就要到鎮子口，麗娘有些擔心，崔先生十分注重名聲，若是兩人這樣叫人看見了，少不得又要被胡說八道，到時他肯定又要惱羞成怒。

「先生，要到鎮子口了，待會……待會難免有人看見，要不……你放我下來？」

「放你下來？讓你抱著你的簍子爬回去？」崔嘉嘲諷的說。

麗娘垂了臉，嘟囔道：「你別這麼說嘛，我慢慢挨，也能挨回去的。」

「不必，走小路。」

第三章 崔先生本事大

崔嘉果然尋到了一條小路，一路上他們沒碰到一個人。

知道杜婆婆的院子裏常有人，他沒有從大門進去，反倒繞到了麗娘家的後院，她家後院有一棵桑棗樹，院牆並不高，崔嘉先將麗娘放到樹上，然後將她的簍子丟到牆內，自己又跳到牆上，打橫抱起樹上的麗娘，跳進了院子。

就這麼著，兩人順利避開鎮民與鄰里到了家。

麗娘見他抱著自己直接進屋，臉上燙得如同火燒，小聲嚷道：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已經到家了……」

崔嘉沒有理會她，徑直將她抱到堂屋的椅子上。

麗娘一路忐忑，她第一次覺得坐在自家堂屋的椅子上感覺是這麼踏實。

「多謝崔先生。」麗娘雙手行了個禮，這一路兩人又背又抱的，她已經沒臉抬頭看他了。

但是男人似乎沒有離開的打算，半蹲在她跟前，伸手要去脫她的鞋襪。

麗娘嚇了一跳，驚慌的縮回了腳，「你、你做什麼？」她雖然臆想過他，可她不是那麼隨便的人啊。

崔嘉冷冷睨了她一眼，「我會正骨，你到底要不要正骨？若是不要，我現在就走，讓你癟一個月。」

她這副樣子連找個大夫都難，若是他真能幫自己正骨，豈不是萬事大吉？她忙道：「要的，要的。」

她不好意思叫他幫自己脫鞋襪，自己撩起裙襬，將襪子和鞋子都脫了乾淨，又挽起褲腿，露出一截嫩藕似的小腿跟潔白如玉的纖足。

崔嘉的目光落在她的小腳上時微微一滯，除卻那扭傷處的紅腫，真真是白璧無瑕，滑如羊脂。

他長這麼大並未有什麼機會接觸女人，最多看見書上形容女子的詞語，如今親眼看到，終於知道什麼叫做「吹彈可破」的肌膚。

他收回心神，用心正骨。

麗娘心中微微一跳，一種奇怪的感覺沿著腳踝一直往上，讓她原本紅潤的臉上溫度更高，面色更紅。

她悄悄抬眼看他，見他臉色認真，白皙的臉上因為汗漬看起來有幾分狼狽，倘若不是因為背她，他是多麼清爽乾淨的一個人。

她的目光滑落到他腰身處，只見那裏的衣服似乎有個破洞，像是被什麼劃開的，她驀地想起方才跳牆的時候，他因為抱著自己，腰間的衣服被樹枝刮破。

崔嘉的動作很俐落，雙手一用力，只聽到「哢噠」一聲，骨頭便歸位了。

「好了，走路試試。」他站起來，抹了一把額上的汗水。

麗娘扶著椅子，腳在地上微微用力，發覺並不像早先那麼痛了，十分驚喜，又加了力道，整個人站直了。

「真的不痛了！」她開心的叫道。

崔嘉看她孩子似的純真，卻又帶著幾分嬌媚的笑容，不由得微微揚了揚唇角。

「我走了。」事情都辦完了，他也該離開了。

「哎……」

聽到後面女人叫了一聲，他回頭睇眼看她，「還有事？」

麗娘急忙擺頭，「沒有，就是……多謝你。」

崔嘉抿了抿唇，沒有說話，抬腳從她家後院離開。

麗娘快走幾步跟上去看，只見他很輕鬆的沿著靠牆的柔棗樹跳到了他家的院子。

人影消失了，麗娘呆呆地望著那面牆，轉頭看到牆角擋著滿簍子的果子，心裏甜甜的，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絲笑容。

他這個人，脾氣壞歸脾氣壞，人倒是很好的。

她看到簍子旁邊的籃子，不由得一怔，這不是他的籃子嗎？

她拎著籃子到了牆邊，想辦法遞給他，卻聽到隔壁傳來水聲，登時臉上一紅，想起他的洗澡棚就在後院，不知道他這會兒是在洗臉還是在洗澡。

想到他不管洗臉還是洗澡，都那般旖旎風情，她不由得偷偷笑了起來。

她將籃子拎回家，想著等回頭再給他吧。

簍子裏的果子被裝到盆子裏清洗乾淨，然後擋在後院晾曬，她抽空去把睿兒接回來，然後開始做飯。

吃了飯，她開始試做栗子白果糕，煮爛的栗子和炒熟的碎白果，加上糯米和糖和在一起，再放到爐上蒸。

糕點一蒸好，便散發出誘人的香氣，睿兒守在爐子旁，小手往鼻子裏撿著香氣，感歎道：「哇，娘，這是什麼糕點？好香啊！」

麗娘裝了一塊糕遞給他，笑道：「嘗一嘗，看好不好吃？」

睿兒迫不及待的將糕塞進嘴裏，麗娘忙提醒他，「小心燙！」

小傢伙吃得太急，被燙了一下，但是他不在乎，三兩下將糕點吃進嘴裏，驚歎道：

「真好吃！娘，我第一次吃到這麼好吃的糕點呢！」

麗娘笑了，小傢伙真是會哄人開心。

她看著鍋裏的糕點，自己也嘗了嘗，確認味道不錯，又裝了一碗想送給崔嘉。

上回她送芝麻糕給他，雖然當時他沒收，可是後來籃子裏的糕點不見了，他應該是吃了。

現在她不大怕他了，因為她知道他那個人不過是面冷心軟。

可是這糕點怎麼送呢？若從大門走，少不得別人傳出緋聞來，她想了一回，決定

還是從後院送。

她將崔嘉的籃子拿過來，把那碗糕點擱在籃子裏，到了後院，搬了一架木梯子擱在院牆邊，她貼著牆細聽，沒聽到水聲，確認他沒在洗澡，便放心大膽的上了梯子。

她拎著籃子攀到牆頭，低頭一看，正好對上一雙眼睛，那人正坐在樹下吃飯，十分清淡的菜色，一碗飯、一份青菜外加一份豆干，只瞧了一眼，便覺得那菜一定不好吃。

她收回了瞥向那飯菜嫌棄的眼神，笑吟吟看向崔嘉。

「崔先生，你的籃子。」她隔著牆頭將籃子遞過來。

崔嘉有幾分惱又有幾分窘，這女人越來越大膽，人家的後院她想翻就翻？真是無言！

他定睛一看，她手裏拿著的果然是自己的籃子，想起方才大約是回來得倉促，將籃子落在她院子裏了。

他沒有說話，面無表情的站起來到牆下，伸手去接那籃子，卻覺得籃子裏有些分量，應當是裝了東西，當籃子拎下來，他眼瞳微微睞大，籃子裏裝著一碗色香味俱全、十分誘人的糕點，比起上次她送過來的更誘人。

麗娘笑道：「這是方才用山上的栗子和白果做的糕點，想著你辛苦地幫我帶下來，總得表示一下謝意，你不要嫌棄才好。」

崔嘉抬頭，見她一張小臉豔若桃李、笑靨如花，這麼一笑，彷彿一道明媚的陽光照進人的心裏。他乾咳一聲，低了頭，說了一句，「不必如此麻煩。」卻沒有將糕點給她還回去，拿了籃子，鎮定自如的擱到吃飯的小桌子上。

麗娘見他接了，心裏很是高興，看他身上的衣裳換了一件，想起剛才被自家樹枝刮破的衣裳。她是看出來了，這位崔先生做飯不行，卻不知道縫衣服行不行，但是縫衣服這種事情，除非自己的娘和妻子，其他人怎好問？她張了張嘴，到底還是沒問出來，見他淡定自若的吃飯，不由得笑了笑，扶著梯子慢慢下來。

睿兒站在梯子下面叉著腰，不服氣的說：「娘，那個壞叔叔那麼凶，妳幹麼要給他好吃的？」

麗娘撫他的頭頂，笑道：「他是個好人啊，人不能光看外表，以後你長大就知道了。」

睿兒不信，氣哼哼道：「他若是再敢欺負娘，我就再偷他一次衣裳。」

麗娘無奈的捏他的耳朵，「你呀，再不改改性子，以後大了就是個小霸王！」

麗娘起了個大早，忙碌一早晨做了一籃子栗子白果糕，她對於自己的手藝是有自信的，卻對做生意沒有什麼自信。

她家原先是做小買賣的，小時候她也幫家裏算帳收錢，大了之後便沒做那些事情。好些時候不做，現在又要上街賣東西，未免面皮上抹不開，但若是不賣糕點，以後哪來的錢吃飯？這麼一想，她下定了決心，拎著籃子往集市上去，依舊將睿兒

託付給杜婆婆。

她住的地方距離鎮上的集市大約兩里路，來回一趟，一個時辰也就夠了。

她正在鎖門，卻看到一個人大早的就在隔壁門口探頭探腦。

「這屋裏是沒人嗎？」那女人自言自語。

麗娘認得這個人，先前曾有過一面之緣，是個經常走街串巷、替人做媒的媒婆。

張媒婆扭頭看到她，立即堆起滿臉笑，「喲，這不是麗娘嗎？借問下，這隔壁的主兒上哪兒去了？怎的一大早不見人？」

麗娘看那黑色木門上掛著一把鐵鎖，也有點詫異，他昨晚還在家，怎麼一大早就出去了？她笑道：「他大約是有事出去了。」

張媒婆皺起眉頭，又開始自言自語，「這可糟糕了，真耽誤事！早知道我就早點來，這劉家小姐想找他做上門女婿呢，這麼好的事兒竟然給耽誤了。」

麗娘一愣，上門女婿？聽到這四個字，她特別想笑。

像崔嘉那樣傲慢的人，要是知道有人想找他做上門女婿，真不知道會是什麼表情。

麗娘有些好奇，問：「劉家小姐為何偏偏想找他做上門女婿？他可不是少年了。」

姑娘家出嫁大多十幾歲，自然找個年紀相當的人，崔嘉都二十六七歲了，若論年紀足夠做她叔叔了，怎麼算登對？她猜測難道這位劉家大小姐也是耽誤到了二十多歲還沒出嫁？

張媒婆平日裏是個嘴碎的，見她問起，解釋道：「這劉家大小姐今年十七歲，長得也不錯，更難得的是，她劉家可是大門大戶，店面有四五家，良田百來畝，只是家裏只有一個姑娘，劉員外一心想找個少年入贅，但是劉大小姐十分挑剔，這個不行，那個看不中，直到前日在街上碰到了崔先生，便一門心思的催我來提親。」麗娘心裏聽著有些不是滋味，心道：這位劉家大小姐真是奔放，不過這樣有家產、有樣貌又年輕的小姑娘，說不準崔先生就動了心。她撇撇嘴，挑了挑眉，只「哦」了一聲，轉身要去街上賣東西。

張媒婆在她身後叫道：「哎，麗娘啊，回頭你若是碰見崔先生，將這事跟他說一句啊，我明日再來找他！」

麗娘沒有回頭，只在嘴裏應了一句，「知道啦！」

之前聽杜婆婆說，崔先生平日裏不缺錢花，但是眼瞅著他平日裏吃穿都很簡單樸素，家產也不過是一間青磚院子，並未見其他家產。

若是那劉小姐真像張媒婆口中說的那樣，這門親事說不準真能說成。

想到這裏，麗娘心裏酸溜溜的不爽。

到了集市，已經來了不少人擺攤，她尋了一個空隙將自己的籃子擱下。

她梳著髮髻，斜插著一枝粉色秋芙蓉，穿著一件丁香紫的布裙，窈窕的站在那裏，彷彿一株綻放的丁香花。

隔壁左右站著賣菜的年輕後生，一見她來，眼睛都落在了她身上，惹得買菜的女人們嫉妒的議論。

「真是沒見過女人嗎？」

「是啊，這樣看人，好沒臉皮！」

「這樣的女子怎能不勾人？我若是個男的，怕是也給勾走了。」

麗娘知道她們是在說她，不由得臉上微紅，她抬臉，見兩個後生立即收回了目光，羞澀的撓了撓後腦杓。

一個趕馬車的後生拿著馬鞭徑直走過來，滿臉殷勤的笑道：「小娘子，妳叫什麼？怎的看著眼生，現在住哪裏？」

麗娘梳著婦人頭式，別人一看就知道她是成親了的，一般也就看看，並沒有這般直接來問的。

見這人如此無賴，麗娘臉色微涼，「你問這個做什麼？若是買糕點，我自然歡迎，別的，我無可奉告。」

後生臉上紅了紅，訕訕的生氣道：「妳這小娘子，我只是問問做個朋友罷了，妳這麼凶做什麼？我可告訴妳，做生意的人講求和氣生財，妳這麼凶，可沒人買妳的糕了！」

麗娘有些生氣，這人言語調戲她不說，還來打擾她做生意，真是可惡。

她皺著眉頭，卻聽到一個聲音道——

「誰說沒人買她的糕，我就要來買！」

麗娘抬臉一看，來人穿著一件褐色綢緞長衫，高高胖胖，是個熟面孔，原來是雜貨鋪的曹掌櫃。

曹掌櫃到了跟前，笑吟吟的拿出銅錢，問：「我家的孩子最愛吃糕點，我雖然沒吃過妳的糕，但是瞧妳這俐落的樣子，便曉得妳做的一定好吃。」

麗娘心裏感激他的關照，笑道：「掌櫃，你別盲目誇我，我的糕好不好吃，吃了自然曉得，嘗了再買也不遲。」說罷，她拿了一個小碗，將一塊糕切出許多小份來，對周遭人道：「若是想試味道的，可以來嘗一嘗。」

有免費吃的，誰人不動手？曹掌櫃興致勃勃的拿了一塊，其他人也紛紛伸手拿來嘗。

「咦，好吃呢！好香甜軟糯！」

「是啊，比別家做的好吃，味道還更香！」

曹掌櫃吃了連連點頭，「你這糕點怎麼賣？」

她笑，「市價，二十文錢一包。」

周遭人都讚道：「這個價格公道啊！」

麗娘過來之前先問過市價，因是頭一次做糕點買賣，不敢賣貴，便按照最低的價格來賣。畢竟她的果子都是從山裏頭摘來的，雖然費了一番辛苦和危險，但成本算是免費的。

「行，我要三包！」曹掌櫃十分慷慨地拿出一把銅錢交到麗娘手裏，「多的不必找了，都是熟人，妳在這裏賣也辛苦。」

麗娘連忙數錢，將零錢找給他，道：「那可不行，您也是做買賣的，更該知道帳目要分明。」

曹掌櫃哈哈大笑，接過她遞來的銅錢和糕點，讚道：「妳以後要是有事儘管來找我！」

麗娘連忙點頭。

見曹掌櫃一下子買了三包糕點，其他人也躍躍欲試。

麗娘開心極了，她知道小吃靠的就是味道，只要別人覺得味道好，以後就有回頭客了。

她正忙碌著，這時兩個身著官差服飾的男人押著一個男子打集市口過，不少人都跑過去看熱鬧。

「喲，縣衙來抓人了！」

「抓了誰了？」

「那不是住山裏頭砍柴的那個癩皮狗嗎？」

「聽說崔先生一早去縣裏，請縣太爺發人將他抓起來了！」

麗娘最初並不太感興趣，一聽說「崔先生」三個字，不由自主的抬頭往集市口看了一眼，當看到官差押解的那個男人時，她嚇得雙手一抖。

那不正是在山裏遇到的那個樵夫嗎？想起上次的經歷，她心有餘悸。

「聽說這人禍害好幾個女子，怎麼今兒才有人去抓？」

「人家都沒面子嘛，今兒崔先生親自去請，縣太爺怎會不給他面子？」

「喲，我還不知道崔先生這般大的面子，請得動縣太爺。」

「嘖嘖，你這個新來的，不知道的還多著呢！」

麗娘眼瞅著兩個官差押著人走了，急忙問知情的路人，「這人抓去要關多久？」

路人道：「他禍害過女子，怕是關到死呢！」

麗娘聽他這麼說，不由得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這下可好，以後再也不會碰到這個惡棍了。她又想起路人的議論，崔先生怎麼有這麼大的面子，連縣太爺都請得動？她正琢磨著，這會兒又有人來買糕點，她來不及細想，專心忙碌。

天上打起了雷，她的糕點也差不多賣得見底，籃子中還剩下兩塊糕點，她打算拿回家當晚餐吃。

「哢嚓」一聲，電閃雷鳴，麗娘嚇得趕緊拎起籃子往家裏趕，她出來沒有帶傘，若是不趕緊回家，少不得淋個落湯雞。

集市裏的人也一哄而散。麗娘走在道上，雨水嘩啦嘩啦的落下來，涼得她打了一個激靈，眼瞅著路畔池塘邊有個小石亭，六角飛簷翹得高高的，是個躲雨的好去處，她慌忙捂著頭頂飛快向亭子跑過去，不想身後也有人跑來躲雨，兩人一前一後一起進了亭子。

麗娘將籃子擱在亭子中的小石桌上，手拍了拍頭上的雨水，抹淨了臉上的雨漬，抬頭一看不由得怔住了。

與她同在一個亭子躲雨的，不是崔嘉，還能是誰？